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六九・子部・兵家類

讀史兵略續編十卷（卷六至卷十）〔清〕胡林翼撰……………一

海防要覽二卷〔清〕丁日昌 李鴻章撰……………一〇五

中西兵略指掌二十四卷首一卷〔清〕陳龍昌輯……………一三一

兵學新書十六卷〔清〕徐建寅輯……………四六一

讀史兵略續編二

〔清〕胡林翼撰

據清光緒二十六年上海圖書集成印書局鉛印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一六四毫米寬二三四毫米

宣撫使允文奏興洋之聞紹興初義士保籍者以七萬計今所籍興元梓州大安軍共二萬三千人有奇其金房等州雖未申到約亦可得三萬人則西師之勢壯矣豈可免六七百萬之費而獲四五萬人之用其爲利便甚明

(五年) 漢書言楚州保極邊重地路當衝要州東地名龜魚海北接淮海與山東沿海相對宜將本州兵馬鈐轄羊滋移往其地置屬會稽縣好益元管海船二百餘隻撥選海州軍糧開採之類其爲濟用其對隔湖通濟地分關連官衙官衙使臣二員專充管轄海船監察淮海盜賊聽羊滋使令從之

(六年) 修楚州城湖濱成清河口左驍衛上將軍陳敏言兵每出清河必遣人馬先自上流漂渡今宜修楚州城地蓋楚州南北襟喉彼此必爭之地長淮一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滿頰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唯楚州運河耳北人舟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鄂老鵝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爲兩淮司命願朝廷留意使敏城之而移守焉

詔准吳萬壽手候秋成日依淮西路一體教閱時陳敏卿建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守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慶隆之時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要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所募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勢又言於帝曰國家養兵甚費募兵甚難此策可守邊而可壯軍勢而樂因循權改作之人皆以擴民爲詞夫天下之事欲成其大安能無小擾但守臣得人公心體國自不至大擾矣帝意亦以爲然詔即行之然爲聚餉所持使卿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左僕射陳俊卿罷廣允文之始相也建議遣使金國以陵寢爲請俊卿而奏以爲未可復手疏言之允文至是役中前一日帝以手札諭俊卿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於荆卿者四十餘年今欲遣使往請卿意以爲如何俊卿曰陛下痛念陵寢思復故疆臣雖疲瘁豈不知激厲憤切仰冀聖慮慮國恥然性質頑滑於國家大事每欲計其萬全不敢輕爲嘗試之舉是以前日留班面奏欲俟二年間彼之疑心稍息吾之力稍充乃可遣使往之聞又二年彼必怒而以兵臨我然後徐起而應之以逸待勞此古人所謂應兵其勝十可六七茲又仰承聖問臣之所見不過如此不敢改詞以迎合意指不敢依違以規免罪戾不敢僥倖以上誤國事繼即杜門上疏以必去爲請三上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陳俊卿勸帝速從親賢修政事以復仇讐之使未可輕遣其後遣使竟不獲其要領

起居舍人趙鼎請置局議恢復詔以鼎爲中書舍人知爲鼎餘端體言謀敵制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響其氣敵強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境威振朔方而漢南無王庭者響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蠶陰約援於齊晉教習之士

登巢而觀之之益能用能一戰而勝者何其機而勝之所由生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吳於漢而與越相若願敵其備而實爲之謀敵其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機之機有構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而擊之若匈奴因於三國之攻而漢宣出師此投機之機也因其外而伐之若其夫蓋率於黃龍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構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難而舉之若晉之隆預略此乘亂之機也敵入勢窮隨其後而感之若漢高祖之追項羽此承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泰山以此應敵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志帝曰卿可謂通事體矣

國子錄事之官大將而下有偏裨準備將之屬豈無人才可膺主帥之任請驟加拔擢如古人拔卒爲將帝曰得得其人不拘等級

(七年) 趙知門事王莽始起兵軍馬梁克家言近諸將御下太寬今統制官有敢鞭撻統領官以下者否太祖皇帝設爲階級之法萬世不可易也帝曰二百年來軍中不難亂蓋出于此廣允文曰法固當守主兵官亦要以律己爲先帝曰誠然前日一二主兵官不能制其下反爲下所告者端以不能律己故耳帝曰朕近於凡上二將字往來尋繹未得繹將之道廣允文曰人才臨事方見帝曰然唐太宗安市之戰始得薛仁貴

(九年) 起居舍人趙鼎中書丞丞宗盛時儲養邊帥之才所以料敵制勝罕有敗闕前詔宰執侍從咸舉可充帥任者各一人被舉者赴都奏察如可委任籍姓名聞奏差充邊方帥司及都統司屬官或俘貳以備其材候

任滿或陞之機謀謀議入爲寺監即出爲監司邊帥之習熟邊國利害時邊帥有闕即於數內選擇其實應稍高入爲監司邊帥從通事以備調訪如祖宗時仍請嚴詔丁甯詳擇其人勿徇私請如有顯效亦當推賞之廣如此十年之後帥臣不勝用矣帝曰帥臣自是難得卿此論甚允若然則不待十年得人多矣

(十年) 鄂州都統郭景萬奏田二十餘年雖微有所獲然未能大益邊計非由不置蓋人力有所未至且無專任責者或謂戰士也田恐妨閱習而不知分善耕作乃所以去其驕或謂耕作勞苦恐其不樂而不知分給穀米自樂從以繼從之人爲實邊之計可謂兩便請給耕牛農具俾屯軍開墾荒田詔疏奏賜水渠以渠旁地爲屯田詔民間使耕者就給之

帝聞稱實例命就內庫支錢給廷臣曰士氣須激厲朕嘗戒主將云卒伍邊戰未可便用大陳且以小陳試之每一捷即加賞實將見人人自奮

(十一年) 樞密院奏兩淮京西路民兵萬弩手始自淳熙七年後不曾拘集教閱請令逐路安撫司行下所部州軍常令不妨本業在家閱習俟農隙照年例拘集比試其有材武者每州解發二三人從帥司津發赴樞密院依四川民兵條例試授以示激勵從之

詔請軍器監選擇將之根本必有智勇勞效乃能服衆今後宜精選得習習且仍令樞密院自準備將以上至統制官每軍一籍逐月揭帖進入朕當問點三三人審覈識略事隨其能否主帥之賞罰從

知樞密院必大之請也

帝問樞密院陳向用錢隊近易為花裝令利州三路都統制修具一書執便既而與州吳挺奏行軍用師惟尚整肅其花裝隊未戰先已錯雜與元府彭景雲四川諸軍昨自紹興之初團結為錢隊以五十六人為隊止是教習錢隊事兵刃相接取便應用金州傳奏離蜀山川平陸少而險阻多兩軍相遇或我高而彼下必須錢用弓弩接應相過則錢用干戟遇有緩急全隊呼號易於應變詔並依舊錢隊

(十二年)殿中侍御史陳賈賈計之入率費於養兵然所得常不能贍而自將佐等而上之則有至數十倍之多姑取殿前兩司言之殿前自統制而外至準備將凡一百二十員而數內應步軍全統制三員步司額外自統制而至準備將亦一十八員兩司支除運官本身請俸外供給茶湯稍不下一千萬緡養軍之須固已不貲而額外重費又復如此無幾乎財計之不裕也且以增創額外請可儲養將材耶然諸將或有兩員未見取之於此若謂其人不足以備采擇則高麗厚俸自不宜輕以與之請軫慮國計實政將內外額名色一切住差其在充食之人宜賜甄別如有可備軍官之選則存留以俟正官有闕日補之或其人不在使令亦請隨宜沙汰勿使渾雜無補國事從之

尚書左司郎官楊萬里應詔上書曰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或謂金主北歸可為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壞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論者或謂緩

讀史兵略續編

卷六

五

急惟不可守則難惟而守江是大不然既難難矣江豈可得而守耶下以今日為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宋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禮文某日進書史是以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聞古者人君不能情之則天地能情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情之矣故天見災眚春正月日當無光若兩日相摩者蓋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春日載陽復有兩雲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恐陛下又不信也五月庚寅又有地震天變頻仍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臣不知陛下情乎否乎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關官權貴皆壟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糶券耳萬一如唐源原之師因悉蠲食賦而置之不運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為寒心哉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符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為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吳時名相如趙雲張飛等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懼也近時劉琦可用則早死張斌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畏者又何人也願陛下超然遠覽勿以天地之變異為過然勿以臣下之苦口為逆耳勿以近習之害政為細故勿以仇讐之包藏為無他以至重之憂慮使東西形勢之相保以保江之心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姑置不益之稍惟事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夫天變下不虞於敵矣

淮東總領吳玠奏欲將鎮江都督統司諸軍官兵日前所欠激賞餉軍項子鋪布帛錢並與除放庶幾官兵得

其全請購家此令一下足以感士心足以正師律足以戒惰克足以示陛下知行伍之微惟士卒之至帝曰軍政刻削猶存中以來便如此可便適所養仍降指揮其有無似此去處及別有便刻營運錢等語詔還之諭建康府都統制關仲曰朕惟將帥之寄每在敵功而忌能等已而自用故下有沈抑之歎而上無勝算之助殊不知兼收並蓄不排其勢使智者盡其謀勇者盡其力道夫成功則主帥之功也昔趙奢解開與之圖始令軍中有諫者死及許歷進北山之策而審子辛敗秦師應書以審為法仍刊石給賜殿前以下

(十三年)步軍都統吳玠奏欲將鎮江都督統司諸軍官兵日前所欠激賞餉軍項子鋪布帛錢並與除放庶幾官兵得曰兵久不用則氣惰今陛下以此激勸將見人人奮勝兵矣

讀史兵略續編

卷六

六

(十四年)知福州軍運使福州海運使等官奏言今巡檢乃有以隨官及雜流出身或素不知兵或年已垂老緩急不可倚仗請今後應沿海巡檢須武舉或軍功出身年未五十諸職兵機行陳之人方許注差勘會先曾經海濱捕賊立功諸會船水人次注武舉出身人如無即依見行法差注止不注流外出身之人從之(十五年)方有開請掛牌屯田帝諭施師點等曰二十餘年不用兵一旦使之屯田其樂從乎師點對曰軍兵久佚初令服田必以為勞績過一二年得其利即樂矣帝曰事須樂從卿等更可訪諸師點曰屯田本意非止積穀蓋欲諸軍布在邊疆緩急有以爲用帝曰此乃高兵於農之意

樞密院言紹興初吳玠楊政置蜀漢之地以守自微關以西付之玠梁洋付之政蜀中諸邊散關為重關與二

已一變復生欲立長安內以主事使坤辰遠巨攝與會日攝往與納運糧內始出順事君玉與白子中其
草密詔乙亥未明好轉率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官時僞官門閉好轉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為
官攝令我賊反賊散仇者其族隨衛兵千餘聞有詔皆驚而走巨攝持劍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賊散戶
欲逃李黃前執之刃中隨順反撲其仆于地好轉即呼王換其腰劍始給賞送府其首雖告內宣詔持
劍首攝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賊黨殺之眾推內德四川宣撫使巨攝擢參贊軍事內陳議所以反及矯制平
賊便宜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因職官及違制法物與賊所受金人詔即送於朝順僞立凡四十一日金珠
時果勒未至蜀而與順已誅金主聞之意殊沮遣使宣諭順曰順之降自當進仙人關以制蜀命且為
順更既不據關復撤兵使安內無所懼是宜有今日也楊巨攝李好義謂安內曰順死賊破膽關外西和成
階鳳四州為蜀要害宜乘勢復取之不然而復思內從之會忠義及兵民夾擊金人死者數路七日至西和
州金將完顏欽適去好義整眾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請府庫以歸于官於是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
階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金鞏州鈞轄完顏阿寶戰死金主完顏綱撤五州之兵退保要害好義
進趨秦州軍聲大振李好義攻秦州圍其角堡金都統珠呼赫果勒齊以兵赴之好義列陣山谷以武車為左
右翼伏弩其下徑前搏戰果勒齊之師師帥卻果勒齊追之遇伏不得前乃退而結陣好義乘復至凡五
戰南師陳益眾勒齊眾之分騎為一輪番出戰久之勒齊兵自山下合擊南師陳勵士卒多死好義乃解
秦州兵略秦州

宋史 卷六 兵略續編

先是以方信孺為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至澤州縣令子仁止之千禧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
孺曰反俘歸國可也縛送首謀自官無之稱藩則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
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進至汴見元帥崇浩出就傳舍崇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且謂崇浩
地自有故事信孺曰昔靖康倉卒三鎮紹興以太母故暫屈今日可用為故事耶請面見丞相決之崇浩坐
輦中陳兵見信孺曰五事不從兵即南下矣信孺辯對不少屈崇浩叱之曰前日與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
前日與兵復讐為社稷也今日屈已求和為生靈也崇浩不能辭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俱再至決之信孺還
侍從兩省參議官議所以復命崇浩遣使復命崇浩遣使復命崇浩遣使復命崇浩遣使復命崇浩遣使復命
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以為卑屈況名分地界且以曲直校之本朝與兵在去年四月移移誘吳曦
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強弱言之若得勝後我亦得酒澆水若等膏肓補之勝我亦有風風山
之捷若謂我不能下福壽若國運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福不我聽不過再校兵耳金人乃曰前地之
限姑難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處管外別稱節帥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崇浩遂與定約復命朝廷以林拱辰
為通謝使與信孺執國書及許通謝巨萬緡至汴崇浩怒信孺不曲折遂以書得來有殊戮禁錮語
信孺不為動將命者曰此非驕軍可了別出事宜以示之信孺曰違誓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

吾有願而己會別兵入大散關崇浩益疑之乃遣信孺復書于張翼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為
界世為子國則大紅為界且新元謀害臣國當以獻及解成幣五萬兩四鎮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
好信孺還致其書張翼青聞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江淮一增歲幣二索歸正人四鎮銀五不放
信孺固執之信孺信曰欲得大帥頭耳信大惡信孺以忤韓侂胄坐用私親物擅作大臣魏選金將三官
監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人雖未許和而然許問往來亦不相其信孺既欲再遣使在廷無可遣臣
以王將乃命信孺右司馬中持并北行
金左丞相都元帥韓侂胄卒於軍遣使謝崇浩與布薩穆爾廷斯圖賽肯金之福將也相繼而歿臨終將兵
家所忌而人不知者舉朝懼懼以和順得成事故金人每笑南朝無人
韓侂胄病久中外交憤及至兩邊憂鬱益甚金人來索其謀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政殿學士去
以之策皇后蔡懋德侂胄因使皇子榮王璘疏言侂胄再敗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
許后請命其兄楊次山澤寧臣可任者與共國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得旨以錢索祖曹陳用兵忤
帝乃先白榮祖榮祖許之以告李璘璘謂事機恐泄乃命主贊殿前司公事夏震就兵何乙亥夜僞入朝至
太廟前止于絛纁至五津圖倒殺之
(嘉定元年)王將至金信孺欲故事世伯伯之國地處邊鄙為三十萬軍錢三百萬貫銀且等俸和戰
定復當國以獻完顏綱曰以信孺資于金主命區移亦索難侂胄首以順准南地改稱錢銀三百萬兩
會錢榮祖移并金帥府諭已誅侂胄事情未之知也區問信孺曰韓侂胄與幾年矣信孺曰已十餘年平章國
事才二年矣區曰今欲去此人可乎信孺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區笑和議始定因遣信孺已丑詔百官集議
信孺謂有傳國難史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查亮已斃之首又何足惜因命區安府斷棺取首泉
之兩進以侂胄及師且首付棺送金帥以易淮陰使地得以信侂胄首師且首至金金主遂命完顏綱等
兵更元帥府為樞密院遣使來謝大散關及澤州

宋史 卷六 兵略續編

二年以樓鑰知政事上書曰諸道諸帥官稱安撫無兵民之權有分關之制朝廷遣將其重比來過盛
賊難州縣所不能制者必使帥臣親行雖多成功巨額虛之水平饒饒既不能免則安撫無權兵者若
由此以為故事帥臣動輒進退非國家之長策也神宗皇帝嘗遣使察邊事則樓鑰乃開禧九年知成都府蔡
運慶言賊賊西兵援茂州侯兵集自將以往令轉運司權府事詔以朝廷已遣將都兵延慶務在持重毋得
輕去成都元豐六年河東經略司曹瑋入麟州神堂寨知州韓虎等領兵出戰有功詔瑋自今毋得輕身出
入邊有違止命將將出兵持重神宗之所深冀蓋帥守之巨員之司命一有失宜輒心身動當令指授方略
調度軍食神重鎮以靖四方雖有權臣本不摘若其輕出利害甚大蓋帥臣之行違牙知野戰之士咸
在行隨從行兵本必是重鎮而又隨意進退豈非險阻有礙之憂伏願重竹葉間提出以犯大帥之類行

則賊勢易退國威難振卒之頃可勝言哉

郴州縣風聞李元耀作亂眾數萬連破吉州諸縣詔遣江州軍討之初羅世傳之降洞中實苦乏食而江西師急欲以資降為功遂饋之以糧并饋以鹽鐵嘉謀遂外離送款陰給器械而主兵者更授以官嶺中諸丁皆盡曰作賊者得官赴義者須命豈足以服人哉於是五合大衆各以嶺名其鄉元耀及陳廷佐之徒並起為賊江西列城皆震

安內道統領官蕭正將李實以飛虎軍二百戍雅州討下復遣其子榮仲視師榮仲據徽州備船筏乾餼為深入計比至遣實往安靜相山川形勢實言下之禍去大渡河二十里入之易耳飛虎軍皆選士銳欲進攻榮仲大驚士眾令紹統飛虎軍實統募軍合沿河諸寨士兵千餘人甲子昧爽涉河分為三部山高實深積雲擁路蠻人於山之要害立石棚以俟官軍或為所壁既而蠻人大呼突出官軍驚潰逃入山谷蠻人縱火焚之為所掩日暮紹統還實被圍數日乃得脫於是榮仲還聚州紹統留守安靜

三年 黎州蠻自良溪寨用皮船渡河攻相繼統領官蕭紹引所部兵百餘由寨後突出禦之賊登堡子城紹又逐之賊自旦至晚不得食走河岸西漢地土丁知賊饑困欲會剿紹邀其功戒勿動會日暮紹移泊官地黎夜賊潛益兵請再戰紹不能支賊乃收兵而去安榮仲旋還州

李元耀犯江西池州副都統制許俊江州副都統制劉元鼎戰不利知潭州曹彥約又與賊戰賊所敗賊勢頗大兵格續編 卷六 宋紀 十五

益耀江西帥李璣遣使王補之譴平之而各待其說運司幹辦李燭曰違非吾民耶豈必皆惡有司貪刻者激之將校之運動者逼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則皆民矣璣等曰幹辦誰是誰可行者璣請往乃駐兵黃安會近峒諸巡尉察曉保之尤無異者易置之分兵守險璣辨士諒以逆順禍福於是旁輒頗有慕義而起者羅世傳緡李元耀以時四州兵討元耀者皆失利王居安以時曉諭賊賊則民皆為賊官勝則賊皆為民勢之窮強皆決於此舉將軍素以勇名為山賊所挫可乎後得世傳為之盡力賊賊於黃山賊始懼走詔州居安駐軍廬陵石土寨間便宜言賊勢健趨降險阻如狼狽者鈔書報運事危居安曰吾自有以破之先是世傳雖已降而實陰與元耀相表裏自黃山之敗元耀有悔心而璣未信璣才全世傳之黨也居安欲圖擊李乃令人謂元耀曰汝能擒送才全則賞爾之罪元耀從其言居安安元耀而厚撫才全世傳果疑元耀之欲已遂交惡元耀率眾攻世傳居安語役曰兩虎鬪於穴吾可成下莊之功矣世傳賊才全之黨說元耀舉穴俘其季元耀無所歸世傳擒之以獻元耀伏誅嗣定悉平 萬全縣在贛州北遠矣 在宜黃縣南近太遠矣 先是金納哈塔遠守北鄰知望古將從邊奔告於金主金主曰彼何敢然且無解何能入犯進珠曰近見其諸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進衛糧不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意欲惜民力也非爾我而何金主以為禮生邊際囚之會邊將築局會堡欲以逼望古望古主命哲伯殺其眾遂略地而東金承平日久驕聞望古用人情愜愜流曾四起內中都被廢金主日出巡撫百官請視朝不允既而知望古未嘗大舉始解嚴禁百姓

不得傳說邊事 金合星在開寶

金同知與中府事伊喇福魯魯民補城澤陽先事為守禦之備百姓頗德之蒙古兵果至攻其北城福魯職其北使備其西澤陽果攻其西以有備解圍去時安國軍節度使賈益亦據修城郭為守備按察司止之不聽曰治城守臣事也按察何為及蒙古兵至亦以有備引還 府府今承 四年 烏湖蠻攻定遠為之利店寨烏湖蠻者西番昆明之別部也始欲寇中鎮寨寨有備不可入聞利店稍富實而寨丁少乃攻利店知寨保羅耶段格連寨丁七十餘人迎敵或死或逃連寨之寨地勢雖高投木石擊之寨莫能抗已丑蠻以雲梯登城竭力戰無援被執刺死安撫使許英調兵援之蠻已焚掠去而蒙古伐金時金將蕭鼎重兵守野狐嶺蒙古主使察罕胡達實言彼馬足輕動不足畏也蒙古主銜行而前進破其軍取大水漢驛利等縣師還以察罕為衛護前首千戶金人復驚烏合堡伊喇尼爾故遊人也金召為參謀留守等官皆辭不受聞蒙古兵至私語所親曰為國復讐此其時也率其黨百餘人詣軍門獻十策蒙古主召見與語奇之問爾生何地曰壽州因賊為壽州元帥金主問蒙古主自將南下大懼納哈塔遠珠之囚今西北路招討使紐哈剌哈達請和於蒙古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通吉思忠知政事完顏承裕行省事於壽州西京留守赫合噶執中行權察院事以備邊金主策三品以上官議兵事相持莫決向哲令史李英上疏請察院赫合噶等先朝舊任使可與商略大計又曰比來增築城郭修完糧餉事勢

可知山東河北不大其聲援則京師為孤城矣金主召平定州刺史趙秉文論備邊之策秉文言我軍聚於宣德城小列營其外涉暑雨器械散人且病深秋敵至將不利可遣驍漢一軍據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必救者也金主不能用先是金遣耶律阿哈使於北都阿哈見蒙古主素貌異常心焉陰輸以國事阿哈言時諸國語蒙古主愛之問曰汝言臣我以為何信對曰願以子弟為質未幾備其弟圖哈至蒙古主命圖哈直宿衛阿哈多預機謀金人辭其使久不還擊其家屬阿哈殊不介意蒙古主妻以貴臣之女至是命左帥哲伯略地以阿哈為先鋒金通吉思忠完顏承裕赫合噶未及散備蒙古哲伯還阿哈以輕兵至拔烏合堡及烏雲營思忠等敗走時汾陽郡公郭寶玉屯定州舉其眾降於蒙古蒙古遂破白登城進攻西京七日赫合噶執中等懼率麾下百騎竊城突圍走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靈巖山承裕不敢稍戰退至宣平縣界土寨請以土兵為前鋒行省兵為後援承裕畏怯不能用但問此去宜復何道而已土寨之曰溪關曲折我輩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戰但謀走耳其夜承裕引兵行蒙古驍軍之至會河堡金兵大潰承裕脫身走入宣德蒙古驍呼囉乘勝進逼宣德克復德興古兵薄居庸關守將完顏鼎卿棄關遁去遂入關金中都戒嚴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奕至都城下金主議以細軍五千自衛奔南京會細軍五百人自相激勵誓死迎戰蒙古兵多傷問所俘鄉民此軍有幾鄉民給之曰二十萬蒙古驍遂勢收斂驅其馬而歸金主乃止 野狐嶺在萬全縣北三十里烏雲堡在廣安府懷柔縣東南大同府懷柔縣東北

不傳傳說邊事 金合星在開寶 烏湖蠻攻定遠為之利店寨烏湖蠻者西番昆明之別部也始欲寇中鎮寨寨有備不可入聞利店稍富實而寨丁少乃攻利店知寨保羅耶段格連寨丁七十餘人迎敵或死或逃連寨之寨地勢雖高投木石擊之寨莫能抗已丑蠻以雲梯登城竭力戰無援被執刺死安撫使許英調兵援之蠻已焚掠去而蒙古伐金時金將蕭鼎重兵守野狐嶺蒙古主使察罕胡達實言彼馬足輕動不足畏也蒙古主銜行而前進破其軍取大水漢驛利等縣師還以察罕為衛護前首千戶金人復驚烏合堡伊喇尼爾故遊人也金召為參謀留守等官皆辭不受聞蒙古兵至私語所親曰為國復讐此其時也率其黨百餘人詣軍門獻十策蒙古主召見與語奇之問爾生何地曰壽州因賊為壽州元帥金主問蒙古主自將南下大懼納哈塔遠珠之囚今西北路招討使紐哈剌哈達請和於蒙古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通吉思忠知政事完顏承裕行省事於壽州西京留守赫合噶執中行權察院事以備邊金主策三品以上官議兵事相持莫決向哲令史李英上疏請察院赫合噶等先朝舊任使可與商略大計又曰比來增築城郭修完糧餉事勢可知山東河北不大其聲援則京師為孤城矣金主召平定州刺史趙秉文論備邊之策秉文言我軍聚於宣德城小列營其外涉暑雨器械散人且病深秋敵至將不利可遣驍漢一軍據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必救者也金主不能用先是金遣耶律阿哈使於北都阿哈見蒙古主素貌異常心焉陰輸以國事阿哈言時諸國語蒙古主愛之問曰汝言臣我以為何信對曰願以子弟為質未幾備其弟圖哈至蒙古主命圖哈直宿衛阿哈多預機謀金人辭其使久不還擊其家屬阿哈殊不介意蒙古主妻以貴臣之女至是命左帥哲伯略地以阿哈為先鋒金通吉思忠完顏承裕赫合噶未及散備蒙古哲伯還阿哈以輕兵至拔烏合堡及烏雲營思忠等敗走時汾陽郡公郭寶玉屯定州舉其眾降於蒙古蒙古遂破白登城進攻西京七日赫合噶執中等懼率麾下百騎竊城突圍走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靈巖山承裕不敢稍戰退至宣平縣界土寨請以土兵為前鋒行省兵為後援承裕畏怯不能用但問此去宜復何道而已土寨之曰溪關曲折我輩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戰但謀走耳其夜承裕引兵行蒙古驍軍之至會河堡金兵大潰承裕脫身走入宣德蒙古驍呼囉乘勝進逼宣德克復德興古兵薄居庸關守將完顏鼎卿棄關遁去遂入關金中都戒嚴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奕至都城下金主議以細軍五千自衛奔南京會細軍五百人自相激勵誓死迎戰蒙古兵多傷問所俘鄉民此軍有幾鄉民給之曰二十萬蒙古驍遂勢收斂驅其馬而歸金主乃止 野狐嶺在萬全縣北三十里烏雲堡在廣安府懷柔縣東南大同府懷柔縣東北

大概似意欲大舉官今相對四子於旗上作旗布而旗布各三十大事牛頭頭大十四枚欲以備戰而走之大軍皆議因其出城殺百姓之機策以爲功實則見本路小兒人便顯明以取衣食之運糧車千輛是時材木甚艱所費浩大觀者皆笑之草澤李棟在大安未嘗事司天監李天惠附天文假託占卜趨走貴臣得爲天文官據書奏曰氣貫紫微主京師兵亂事不真得不成禍既而果勒殺教中金主益信之張行信上言易精開國承家小人弗用聖人所以垂戒後世其意如此今敵兵縱橫人情憫懼應與興非賢智莫能任子庸流猥被拔擢預稱極其無謂也於是金主皆罷之金主益信之金主益信之李英爲經歷官英上言於果勒曰中都之有屬國猶秦之有屬國也趙有屬國則秦之兵我勢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當遣官節制失此不圖忠義之士將轉爲他矣又曰可鎮撫德興與兵使之從戎所在自有補益足以取給是國家不費斗糧尺帛坐收所失之關隘也居庸尺在都之北而不能衛護英寶之果勒聽其言即除工部員外郎充宣差都提控居庸等關隘悉隸爲金元帥右都監內族額爾克率兵五千護糧運出過蒙古兵輒橫行信上言曰御兵之道無過賞罰使其臨敵有所慕而樂於進有所畏而不致退然後將士用命而功可成若額爾克敗走宜明正其罪朝廷寬容一切不問臣恐御軍之遺未盡也金主報曰爾意其意額爾克已下獄矣

七年金知政事取離離以中都國久將帥皆不肯職曾於金主曰今日之患東海取之士卒雖不可使城

中軍自都統至糧是不當爲此輩一出或可以得志

中軍自都統至糧是不當爲此輩一出或可以得志

中軍自都統至糧是不當爲此輩一出或可以得志

金南京留守布薩等請率南京金主將從之左丞相克坦紐曰聖與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調和聚兵

金主以國庫用乏不能中中都乃決意南遷太學生趙昉等上章極諫利以計已足不能中止皆昉等之策平章政事都元帥承輝尙左丞程德惠忠孝太子守忠尙守中都德興大宮殿行以巴圖魯李英爲前鋒應官官曰驅從軍馬朕白纓之事有利可因近侍局以聞蒙古主聞之曰既和而還是有疑心而不釋特以解和爲款我之計耳臣聞前使金主至其郊命應衛執軍元結結馬悉還還其軍之遂作亂殺其主帥索瑛瑛而推其兄寶勒札拉爾三人爲帥北還承輝聞警以兵阻盧溝橋連擊敗之連使乞降於蒙古主遣使慰問安及撤落巴圖魯之入古北口御景前禮肅州諸將欲屠之明安曰此輩當死今若生之則彼之未附者皆聞風而自至矣蒙古主從之明安等遂與札合兵過中都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以爲不可殊時果勒齊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安乎素曰臣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疆有守則都城無虞昔明皇幸蜀太子實存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言召太子

新海李全犯臨瀛提調欲取益都安與以沂州防禦使布薩瑛爲左翼安化軍節度使完顏福討之

金布薩安與李昌邑東徐汝等以三州之衆十萬來拒戰自午抵暮鏖戰三十里殺賊數萬壬午賊敗七軍

金布薩安與李昌邑東徐汝等以三州之衆十萬來拒戰自午抵暮鏖戰三十里殺賊數萬壬午賊敗七軍

金布薩安與李昌邑東徐汝等以三州之衆十萬來拒戰自午抵暮鏖戰三十里殺賊數萬壬午賊敗七軍

八年）金中都久被圍，右丞相都元帥承暉以右丞移延壽忠久在軍旅，委以腹心，而已總持大綱，期於保完都城及富家寶飾，按中都益募金主遺左監軍承鈔、左都監烏里厘慶壽將兵三萬九千御史中丞李英、總攝大名行宮寶珠、噶德格調遣糧糈以救中都。承暉遣間使奉書齊王曰：「齊師既降，城中莫有固志，臣雖以死守之，豈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落黃河朔，實非我有。請軍僑道來，授糧糈，有濟軍餉，軍至涿州之旋風寨，與賊古兵遇而潰，李英收清洸義軍數萬以進，遇賊古兵於霸州，英敗，聚衆無紀律，又值被酒，遂大敗，喪失其所運糧糈，英死，士卒載爲慶壽軍間之亦洩。由是中都孤立，內外不通。賊古舒穆魯明安攻金之萬甯宮克之，取富昌、歸化、宣一關，拔固安中都危在旦夕。承暉與移延壽忠會議，期同死社稷。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遁，然兵柄既皆歸移延壽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承暉作遺表付尙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仰冀死忠盡乃與妻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賊古兵入城，戶部尙書任天寵知大興府高壽皆及於難。宮室爲賊兵所焚，焚及明安至官廳，父老出迎，明安曰：「黃國不服，以至此極，非汝等罪守者之責也。遂令安業時，賊古主避暑桓州，聞中都破，遣使勞明安等，悉奪其府庫之寶，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承暉府君令廣平郡王睦忠肅忠，旋亦至金主，釋其罪，不問。

金進士萬城劉炳煥便宜十事一曰任諸王以鎮社稷臣親往歲王師屢戰屢承平久人不知兵將非壯材既無靖難之謀又無效死之節外託持重之名內爲自安之計擇驍騎以隨陳陳勢稍動羣慮先奔士卒從而大潰朝廷不加詰問輒爲益兵是以法度日紊土地日蹙自大駕南巡遠近益無固志任河北者以爲不幸遠趨遼遼莫之敢前臣願陛下擇諸王之英明者總監天下之兵北駐重鎮移檄達近則四方聞風者皆將自警二曰結人心以固基本今艱危之後易於爲患願寬其賦役倡其說令凡事不便者一切停廢三曰廣收人才以備國用儲藏寒者必求孤獨適長途者必落旗幟河南陝西有操行爲民望者稍擢用之陸係天下之心四曰遵守法令以安百姓今乘庶已敝官吏貪暴奢亂與森爲市公有斗粟之賦私有萬錢之求私有萬錢之求而公無一畝之田五曰獎忠義以勵臣節忠義之士奮身致命有司略不加賞廉潔者顧以恩貸死者著及不見錄天下何所懼憚而不爲自安之計耶六曰務農力本以廣蓄積此當今之要務也七曰樂輸餉以省財用今海內虛耗生民之急無大於此者八曰去冗食以助軍費九曰修軍政以習守戰十曰修城池以備守禦金主雖異其言而不能用以補御史臺令史江東計度轉運副使真德秀朝辭書曰白金自南還其勢日熾歲古西夏東出潼關深入許鄆攻圍都邑游騎布滿山東而金以河南鄭州之地抗西北張之師加以羣盜縱橫拔者四起危急如此臣謹案國史女眞掠京

允乎。金知平陽府屬聞蒙古兵度遼東。遣使囑公。克克克。伯。伯。嘉。兵。萬。五。千。由。便。道。回。遼。關。談。而。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布。薩。薩。國。球。帥。兵。會。將。以。拒。蒙。古。兵。之。自。關。而。東。資。金。主。拜。師。尙。尙。左。丞。行。省。事。於。平。陽。蒙。古。兵。次。善。故。金。御。史。臺。言。敵。兵。雖。遠。關。隘。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重。兵。不。復。扣。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平。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舊。禍。中。都。百。不。及。一。願。遣。下。命。陝。西。兵。扼。遼。關。與。伊。爾。濟。必。斯。爲。犄。角。之。勢。遣。在京。募。敢。之。將。士。數。人。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隄。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尙。書。平。章。珠。珠。某。時。勒。齊。曰。臺。官。素。不。習。兵。機。策。力。略。非。所。知。也。遂。止。果。勒。齊。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縣。遂。被。不。復。恤。金。主。或。之。背。跡。遣。都。元。帥。左。監。軍。必。喇。阿。魯。奇。以。軍。一。萬。五。千。經。略。使。闕。克。坦。伯。齊。以。軍。五。千。由。便。道。回。遼。關。談。

晉鼎陳蒙兵扼河乃機鋒縣臨古孟州五經路司相與會師爲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津渡北渡至平陽
謂漢兵拒戰蒙古兵敗去金人復渡河三門津陳州之南柱山也
蒙古極呼噠以張鼓兵精且依險爲阻欲設奇取之乃遣烏魯爾等別攻涇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涇石
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布哈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遂聞涇石被
圍果以兵往救蒙古布哈追擒扼其歸且馳報極呼噠使夜半引軍疾馳以蹙抵神水與敵遇布哈兵亦會前
援夾擊大破之致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相守月餘其監軍高益壽致出降極呼噠之石堡
本國在秦州南三十八里之延石山也本條
唐縣在魏縣西北神水縣又在其西北
(十年)金主選吳三萬五千付國門呼圖克們統之西伐尙書左丞晉鼎鼎奏以爲非便略曰自北兵經過
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善又出師非備饑饉傳勞而兵將流亡愈至失所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曩
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備禦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
金主勅齊力勦金主謀之初金主王世安者獻取肝膽楚州之策金主以爲淮南招撫使道有侵宋
之賊至是命烏魯噠等率親陳布帥師南渡遂渡淮四月丁未朔攻光州中渡鎮執糧官盧允升殺之
遂分兵攻城城固晝隔光化軍別遣宗親阿林入大散關以攻西和成州紹京湖江淮四川制軍使韓方

李璣璣居俱便宜行事以禦之金人使襄陽趙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未定益亂人意惟有提兵臨邊
決戰以報國爾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制寇再與陳祥麟趙孟宗等議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
聯聲勢金人來自關山勢如風雨再與等分三陳設伏以待既至再與中出一陳復御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
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祥報襄陽趙孟宗政午發首領明抵襄陽陳笑如
神金人大駭竄遁方以宗政權知襄陽東未幾京湖將王季劉世興亦敗金民於光山隨州金人乃去中漢
北八十里漢水之側關山在襄陽南九里

時李全等出沒為難襄陽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鎮江武粹卒沈錫亡命山陽誘致米商斗米輒售數十
倍知趙州應純之價以五貨北人至者親會之錫因說純之以歸錫錫為名馳渡淮之策由是來襄可勝初楊
安兒有意歸朝定遣民季先大俠劉佑之厥養也嘗隨佑部綱客山陽安兒慮以軍糧安兒死先至山陽與
錫得見純之曾山東蒙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調察諭意蒙以錫為武粹將與高忠政各集忠義民兵
攻海州檄援不繼退屯東海純之見蒙古方困金密聞於朝謂中原可復時頓度小松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
鑒開禧之事不明言招納密數純之慰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於是東海馬高林宋德壽等萬
人輒號提水李全等生讀心焉

金右司諫陳侍御史許古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府遣人諷之自是太平幾三十年泰和中韓侂胄定開邊章宗遣駙馬布薩附討之援應兵興費重陰遣僞
實族入實乃祖琦進俸及家牒僞為歸附以見邸第因之繼好振旅而還夫以世宗宗宗之降府庫充實天下
富庶猶先備屈以成功告之祖廟書之史冊為萬世美談今蒙古兵少慮若復南邊無事則太平不遠矣或
謂專用威武可使宋人屈服此殆虛言不究實用借令時獲小捷亦不足多贊彼見其勢大必堅守不出我軍
倉卒無得須臾以就糧彼復乘而襲之使我欲戰不得欲退不能則休兵之期適未見也況彼有江南舊附之
餘我止河南一路征斂之弊可為寒心宜速與通和則蒙古問之亦將斂迹以吾無疆財故也金主以問宰臣
為汝舟曰宋人多詐無實與文移往來而邊備未敢撤撤備既不撤則與與否蓋無以異或復憂以浮詞
體例之外別有求索冒涉不逞或舉大定中和議為言夫彼若請和於理為禮豈先發此議以示耶耶耶行
信曰宋人幸吾聲靈數肆掠我大國不實以詞而實以兵茲非示弱乎至於問而不報報而不通曲自在彼
何損於我大定遣使正國家故事何失體之有且國家多艱艱兵滋久不思所以休養之如民力何金主命古
華張和議文既成以示宋勅齊果勅齊以為詞有真祈之意自示微願遂寢

在清野使我軍無所得恃自勞費其不可三也宋我世德比年非無恢復之志特畏吾威未敢輕舉今
我軍皆烏合之眾運使從戎徒能保其決勝其不可四也邊境人戶賦役煩重不勝困憊又凡失諸河南
者皆衣食不給貧窮之迫盤所由生如宋人陰為招集使為鄉導則內有叛民外有勦敵未易圖之其不可
五也今春事將興若進兵不遺必遠歲時以誤防秋之用其不可六也金主以問宰臣以為諸軍已進不從其
議

十一金人圍隨州襄陽軍孟宗政初視事僭僭犯令立斬之軍民服於是築堤積水修治城壕開闢
士完糧隨布梯步騎圍城宗政與再與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益
周城開闢列兵隊外以細鈴吹大自警宗政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城兵城守方拒隨州守
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白水在隨州東南二里光武書有許出縣東之
也

金苗道滿素與中都經略副使賈瑄有隙道滿從數騎行瑄伏甲射之道滿顛於道左遂卒瑄不自安遣使告
道滿將張柔曰吾得除道滿者以君不助兵故也柔怒叱使者曰瑄殺吾師吾食瑄肉且未足快意反以此言
相敵耶遂檄召道滿部曲告以復讐之意眾皆躍拜推柔為長柔會兵趨中山蒙古兵出自紫荆關柔過之遂
戰於狼牙嶺柔馬跌被執見主帥明安柔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死即死死生為他人屈
明安壯而釋之漢卒稍集明安為柔變質其一親於燕京柔乃降蒙古以柔為河北都元帥牙直在定州西
北側焉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十二年)金主以蒙古已破太原河北事勢非復昔比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利者翰林學士承旨國克坦
鑄等以謂制兵有三一曰戰二曰和三日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敵人不從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
破不可一概守之宜取順就遠徙者屯於河南陝西其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險阻刑部侍郎溫屯呼哈勒
等曰河北諸郡宜令諸郡選才幹眾所推服能解民遷徙者屬之河南或晉安河及諸險隘量給之食授以
曠土盡力耕稼置備治之官攝備戰戰漸國恢復使依喇光祖等曰太原雖暫失亦不可復舊募土人威
望服眾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克復一道即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擇州郡即以長佐授之必各保一方使百姓復
業廷臣多同光祖議已而河中行省完顏伯嘉亦上言曰中原之有河東如人之有肩背古人云不得河東不
可為雄萬一失之恐未易取也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

賈汝舟時韓琦等亦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遠乞和乃敵元帥